

□纳兰

因为盐碱度高,华子鱼的鱼卵难以在达里诺尔湖里存活,所以每年四月,为了种群延续,成年华子鱼都会冲进贡格尔河,一路逆流而上,游到一百余公里的上游,在水流平缓的淡水河道里,产下鱼卵。

牧民把河流称为“母亲”,因为有河流,才有草原;有草原,才有牛羊;有牛羊,才有牧民的幸福生活。

贡格尔河蜿蜒曲折,河面仅有数米宽,每年的三四月份,一百多公里的河道,挤满了逆流而上的洄游大军。华子鱼成群结队,黑乎乎一片,鼎盛时延伸数十公里。

公华子鱼“石头”一马当先,引导着母鱼“花儿”逆水而上。仍然是由公鱼开道。洄游队伍最前头,靠近两岸的,以公鱼居多,这是对母鱼最好的保护。

除了要躲避海鸡的袭击,“花儿”遇到的最大考验,是上游汹涌而下的激流。临近两岸的河水中,由于水流较缓,挤满了密密麻麻的鱼群,致使河流中间的水流量增大,流速更快更急。要想超越前行,就要躲开岸边的鱼群,从中间的急流中逆流而上。只有身体强壮的华子鱼,才能冲进中间的河道,前行数米后,必须马上挤进堵塞的鱼群里,借以喘息休息。

它们挤挨挨着,相互阻挡着,寸步难行。每一条小小的鱼,张着嘴,瞪着眼睛,仿佛用尽了全身力气。

歇息了一会儿,“花儿”又顶着湍急的水流上路了,它摇头摆尾,搅动着河水,哗哗作响。

塞外的早春,天气变化无常,贡格尔河上游周围山上的积雪,白天融化,晚上冻结,引起河道水位的忽涨忽落。

此时正是中午阳光最烈的时节,贡格尔河迎来了一天涨水的高峰,湍急的河水,让“花儿”举步维艰,它瞪圆眼睛,每一块肌肉,都绷紧了,一米,二米……越过了一群又一群的洄游同类,向前游动着。一直陪在“花儿”身边的“石头”,用头顶了一下“花儿”的尾鳍,这是它们表达亲昵的方式。

它们游得更快了。正当它们欢呼雀跃的时候,一块冰冷的重物狠狠地砸在了“花儿”的头上,是一块随波而下的冰凌,“花儿”一下子被砸蒙了,顿时被水流冲翻了身体。在汹涌的激流中,迷迷糊糊的“花儿”努力摇摆着身体,保持平衡,终于停靠在水中的一块石边上。

“石头”马上调转身体,看到被冲出数米之外的“花儿”。

“花儿”精疲力竭的样子,让“石头”心疼。“花儿”的背鳍、尾鳍,努力张开,仿佛在风中飘动。它是河里最美的精灵。

不能停,还得往前奔。“石头”把头翘出水面,向“花儿”发出前进的呐喊。鱼的声音,只有鱼知道。“花儿”忍着疼,向它游过去。

傍晚,天边的火烧云,似火一样。

夜幕降临。不一会儿,风刮起来,草原上更冷了。“花儿”抖擞精神,重新上路了,它要尽快游到深水区。每到夜晚,气温下降,上游的积雪就会冻结,河水水位下降,很多鱼被困在一个又一个的小河湾里。

在蜿蜒曲折的河道两岸,聚集了大量的海鸟,还有饥饿难耐的苍鹭。苍鹭站在栏杆上的浅水处,长时间一动不动,犹如雕塑一样。华子鱼经过它的身边时,突然伸出长长的脖子,一口将华子鱼叨住。

黑夜笼罩着河岸,狗獾、狐狸、狼、豺、野兔等野生动物,趁着夜色的保护,在河边频繁出没,开始属于它们的饕餮晚宴。

只有最强壮的华子鱼,才能坚持度过一次又一次的涨水和降水,躲过一次一次又一次的被捕食,才有机会游到终点。

太阳又升了起来,刚刚解冻的河水,在阳光下泛着金色的光芒,不急不缓地流淌着。

“花儿”和“石头”,跟随着成群结队的华子鱼,开始了新一天的旅程。“花儿”周围,散落着华子鱼的残骸,还有无数耗尽体力的华子鱼累死在了冰水里。在尸体僵硬之前,它们仍旧保持着冲向上游的方向和姿势。

没有一条华子鱼退缩,华子鱼的一生,基本上只能洄游一次,它们宁愿选择死亡,也不放弃洄游。

从达里诺尔湖游向贡格尔河,地理位置由低向高,洄游的华子鱼要跨过浅滩、冲过激流、翻越瀑布,和守在岩石上的苍鹭和野兽抗争。

河里形成天然的拦坝。苍鹭站在拦坝的上端,张嘴等待着。

拦坝前,洄游的华子鱼越聚越多。它们不断地从水中跃起,产生巨大的声响,同时新的鱼群还在不断涌来,水面上全是鱼头和背鳍。它们跳动着,碰撞着,河水到处泛起白泡沫,水喧闹起来,像烧开了似的。

“花儿”游到河水平缓的地方,停止了游动,它在蓄积力量。“石头”游到它的身边,嘴唇凑到它的嘴边,翕动着,吐出一个又一个水泡,像问候,又像鼓励。

“花儿”转着圈,在水里游了起来,游速越来越快。它游到坝前,尾部竭力击水,快速扭动着身躯,顶着激流腾空而起。“花儿”即将跃过石坝,一只苍鹭狠狠地啄了过来,它急忙摇头、躲开,此时身体如铅坠一般,重重地落回水中。

在游进贡格尔河之后,“花儿”就不再进食了。因为生活在达里诺尔湖里,肠道已经适应高盐碱环境,突然接触淡水,肾脏和其他器官会不适应。它凭着身体内的养分储备,踏上旅程,山高水远,凶险环生。此时的“花儿”憔悴不堪、精疲力竭。

“花儿”一个长长的深呼吸,毅然决然地再次昂首直冲,对它而言,生死在此一搏。

“花儿”进行冲刺。几乎与此同时,“石头”也开始了起跳。

跃在半空中的“花儿”哽咽了,它知道,“石头”是在分散苍鹭的注意力,在用自己的生命保护它。

泪眼模糊中,“花儿”感觉自己落在了那片平缓的水中,平稳着陆。

但是,“石头”却重重地撞在石壁上,然后“啪唧”一声,弹落在了“花儿”的身旁。华子鱼极薄的腹壁,经不起石崖的撞击。“石头”的腹部鲜血淋漓,肠子流了出来。

“花儿”抬起头,关切地注视着“石头”。

华子鱼的生命旅程



达里诺尔湖

“石头”顽强地从血泊中抬起头,示意“花儿”先走。可是,它坚决不走,它的眼睛蒙着一层朦胧的雾气,湿润的眼眸中,明显含着担心和心疼。

“石头”挣扎着,调头,撞了一下“花儿”的肚子,这是出发的信号。

拦坝下,数以万计的华子鱼游来游去,它们在酝酿着,试探着……终于,一条鱼跳了起来,高高地跃起,摆动着有力的身子,优雅地向拦坝上跳了上去,落在了拦坝的石头上,重重地摔了下去;另一条鱼,也跳了起来,使尽了全身的力量,奋力地向上跃起,却被守株待兔的苍鹭一口咬住,几乎在同一时刻,不断有鱼跃起,游上了拦坝。

一条鱼的牺牲,换来了数百条鱼的安全。

越来越多的鱼群到来,纷纷飞跃而上。

“石头”的身前身后,有数不尽的受伤者,有的鱼鳞被刮破,有的鱼嘴被撞歪,有的鱼腹被撞破,有的鱼撞死在石壁上。

最初进入贡格尔河的华子鱼,精、卵没有完全成熟。在其后逆流而上的过程中,艰难的洄游,加速了华子鱼生殖腺的增长。

“花儿”的体腔里,充满了日渐成熟的卵子,它变得臃肿笨重。

它所积累的脂肪、蛋白能量,在艰辛的洄游道路上,孕育了数以万计的卵子。

“花儿”坚持往前游。它要游得更远些。为了避免刚产下的鱼卵,或者刚孵出小鱼,被过早地冲入湖中,溺亡于高盐碱的湖水,它们必须力争游到最上游,增加成活的机率。

“花儿”精疲力竭地到达了最上游。它一刻也不能停歇,需要尽快找到合适的产卵场地。

“花儿”选择了一处宽阔、温暖、洁净的水湾,它摆动着尾鳍,清除掉水底的淤泥和草,然后伏在河底的沙面上,把头迎向水流的方向。它的身子剧烈地摆动着,把砂砾分向两边,掘出一个比自己的身子大、椭圆形的浅坑,这是它育婴的摇篮。

此时的“石头”,靠在了“花儿”的身边,遍体鳞伤,瘦骨嶙峋,奄奄一息。

“石头”挤挨着“花儿”,两条鱼的身体,极力地靠在一起。

“花儿”的身体弯成弓形,伏在坑内开始产卵。它一阵阵地痉挛,一粒粒小米般大小的、黄澄澄的、晶莹的卵排在坑里。卵是分批排出的,产在砂砾上,或者随水附着在附近的水草上。

“石头”最后用力摆了一下尾巴,长叹了一口气,恋恋不舍地望着“花儿”。它的身体慢慢地翻转,飘在水面上,露出了白白的肚皮。“石头”的尸体飘向远方……

更多的华子鱼相继死去。它们的尸体,零乱地躺在河底或砂砾上,或者被河水冲刷成碎片,或被鸟类吃掉,或腐烂分解成为水中的养分,成为仔鱼的最佳食物。

“花儿”喘息着,伤心地守护在鱼卵旁。失去伴侣的忧伤,夜以继日的劳累、饥饿……两眶泪水,一胸哽咽。“花儿”的眼泪,融进河水里,只有河知道。

此时,高原上已经进入了一个充满浪漫与活力的五月。白音敖包云杉林的树尖开始泛绿,黄岗梁的杏花已开,杜鹃花粉色的花骨朵已鼓起,正在酝酿情绪,准备盛大地绽放。

春雨过后,贡格尔草原清新湿润,渐渐成为花与草的海洋。

“花儿”的鱼卵粘在一棵水草上,在水泊深处黑暗的保护下,鱼卵孵化成类似蠕虫的小生物,身长不足一厘米,细细的,只有头部是黑色的,全身几乎透明。鳃孔几乎完全被隐藏起来了。

刚孵化出的第一天,它靠吸收卵黄囊里的营养活着。

它有小小的脑袋,视力很差的眼睛,在潺潺流淌的贡格尔河水中,扭来扭去。

它迅速适应了淡水里的生活,身体长成了细细的柳叶状,眼睛小而鼓,颌骨变得宽而有力。腹部和背部长出了细细的、柔软的鳍。身体不同的部位,出现了深浅不一的青色、黑色和灰白色,上面覆盖着鳞片,鳞片极为细小柔软。

大多时间,它都是独自生活的。天冷的时候,它一动不动地躺在水底的淤泥上。太阳出来,它会从水底游出来,开始觅食。

它表皮上暗淡模糊的颜色逐渐消失,色泽变得更加清晰。它的背部变成青绿色,身体两侧变成银白色。它的尾鳍迅速发育,变得坚硬有力,它游得更快。它的眼睛变得大大的、鼓鼓的,突出在前额上,使它将来在达里诺尔湖深处,能够看得更清楚。

它的食量与日俱增,有点大得惊人。它无依无靠,懵懵懂懂,忍受饥荒和寒冷,它开始在空荡荡的水里慢慢地游动,在逼仄的河道里,偶尔和饥肠辘辘的同类狭路相逢。

它终于听到了湖水拍岸的涛声,这是达里诺尔湖呼唤仔鱼回归的信息。它晃动薄弱的嘴唇,摇动着细小孱弱的尾翼,开始小心翼翼地游动。它沿着浅浅的河道,向前游着,游着,一股浓重的咸腥味传了过来,这是达里诺尔湖水的味道,它的尾巴高兴地摆动起来,顺着水流,游向达里诺尔湖。

它的身后,若干的尾随者,形成了一条长长的队伍。

每一条河流都有自己的生命曲线,每一条洄游的华子鱼,都是这个曲线上的有机构成。一亿五千万年前,华子鱼就生活在达里诺尔湖,它们和鲁王城、砬子山、阿斯哈图石林、贡格尔草原,以及高原上的人们,一起构成了达里诺尔湖的高原湖泊生态和流域文明,应该得到呵护和尊敬。

当地牧民认为,每一条母华子鱼的腹中都会有999只鱼卵,加上华子鱼本体,恰好是1000个生命,所以他们从不捕食达里诺尔湖里的鱼,尤其是洄游时产卵的母鱼。

老额吉说:华子鱼河里生,湖里长,最后,回到河里死。

让每一条华子鱼安全洄游,达里诺尔湖才不会失去它的活力与生机。

□秋石

从乌兰布统出发,目的地,锡林郭勒盟多伦县。车内,耳畔仍然回荡着马头琴悠扬的旋律;车窗外,原生态的草原风情扑面而来。

一路蓝天白云,一路碧草鲜花。这条西起张家口东至塞罕坝,串连着沽源、多伦、乌兰布统的绿色屏障,绵延数百公里,集草原、草甸、湿地、河流、湖泊、丘陵、森林等地貌特征,是河的源头、云的故乡、草的世界、花的海洋。

时节刚刚进入秋天,高原的寒风已经初显锋芒,但满目仍然是生机勃勃的景象,山峦逶迤,河流蜿蜒,草原辽阔,芳草葳郁,繁花夹道,一幅绝美的生态画卷,在高原徐徐展开。

刚进入多伦,被大片的花海吸引了眼球,“哇塞”一声,有人惊呼。出乎意料的是,一大片的油菜花,扑入眼帘,虽然进入收花期,没有了盛花期那种明亮的金黄,但是,那满眼的浅黄与草原一望无际的绿,形成鲜明的色带,格外抢眼;而在道路的两边,大片的格桑花正开得洋洋洒洒,粉红、浅紫、粉白,色彩斑斓;这些绚烂的色彩与一丛丛、星星点点的野花相互烘托,整个坝上草原,铺开一幅油画的画卷。

初识多伦,为迷人的高原风光所倾倒,被一块古老的土地所折服。

多伦,原称“多伦诺尔”,为蒙古语,意为“七星潭”“七个湖泊”,顾名思义,即为水系纵横的地方,处于锡林郭勒盟南端,西与正蓝旗相接,北与克什克腾旗接壤,南与围场等县毗邻。多伦属温带半干旱向半湿润过渡的典型大陆性气候,算得上是一块风水宝地。早在新石器时代,就有古人类活动的踪迹。优越的地理位置和良好的气候环境,游牧文化与农耕文明在此碰撞交融,形成了早期商业驿站和草原丝绸之路,故有“漠南重镇”之美誉,东西南北、络绎不绝的驼队、马队、商队、商贾,在此云集。

初识多伦,为迷人的高原风光所倾倒,被一块古老的土地所折服。多伦,原称“多伦诺尔”,为蒙古语,意为“七星潭”“七个湖泊”,顾名思义,即为水系纵横的地方,处于锡林郭勒盟南端,西与正蓝旗相接,北与克什克腾旗接壤,南与围场等县毗邻。多伦属温带半干旱向半湿润过渡的典型大陆性气候,算得上是一块风水宝地。早在新石器时代,就有古人类活动的踪迹。优越的地理位置和良好的气候环境,游牧文化与农耕文明在此碰撞交融,形成了早期商业驿站和草原丝绸之路,故有“漠南重镇”之美誉,东西南北、络绎不绝的驼队、马队、商队、商贾,在此云集。

初识多伦



多伦,一座神秘之城。一条线。多伦位于北京正北方,直线距离180公里。多伦有座德胜山与北京故宫和“德胜门”同处于国家宜居国土中轴线,这条线被地理学家称为“刘秉忠线”。

一个点。多伦是上世纪两大地理发现的胡焕庸线(即腾冲至琼瑶自然地理分界线)、竺可桢380毫米降雨线及刘秉忠线的三线交汇点。

一个环。1995年,卫星影像发现一个直径达70公里、环多伦的环,闪电河盘桓其中,是亚洲第一大陨石环,被地理学家命名为多伦环。

多伦,一座古老的城池。诸如古长城、洪格尔岩画、白音查干敖包、山西会馆等历史文化遗存,林林总总,给它披上了朦胧的面纱。

拨开历史的雾障,初秋的多伦,清风拂面,山川锦绣。

多伦湖,水域面积2万亩的高原湖泊,此刻,正安卧在一条狭长的山谷中,像一位安静的处子。湖水绿如翡翠,与高山、树丛、草甸、沙滩、湖心岛、栈桥、长廊,构成了立体的画卷。一湖水,天光云影,波光闪亮,滋养着塞上高原,高天厚土。一湖水,如梦如幻,沁心,养心。远方的客人,可做一回遗世独立之人。一湖水,春天,岸芷汀兰;夏天,渔光唱晚;秋天,层林霜染;冬天,皑皑白雪。

告别多伦湖,榆木川,一川烟雨,一川云霞,一株株盘根错节的榆树,树冠上坐着数百年的光阴。在这里,披一身高原的阳光,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看大漠孤烟、长河落日;在这里,听虫鸣、鸟语与山丹丹花开的声音,听“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千古吟唱。

多伦,以47条河流、62个湖泊,茂密的次生林,大片的草原与草甸,构筑起高原生态骨架,构成了京津冀生态长廊。

多伦,塞上江南,天然大氧吧,向世人诠释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理念。多伦,是绿色多伦、美丽多伦、幸福多伦。

舌尖上的春天

□石少华

透进窗户外望,近处低层屋顶和远处高山上的雪还未化开。一碗热气腾腾的水饺上桌,舌尖猛一触到水饺的馅,便感觉到了一种妙不可言的鲜香,不错,这是荠菜的美味。“残雪初消荠菜园,糗羹珍美胜羔豚”,荠菜是大自然报春最早的精灵,刚挖来的新鲜荠菜青翠欲滴,娇嫩撩人,还散发着湿润清爽的泥土气息。清水洗净后,焯水、剁碎,与猪肉搅拌均匀,肉香菜鲜,包饺子或馄饨,爽口怡人。没想到室外还是春寒料峭,但一种久违的春天的味道,却在舌尖上如期而至。

一夜春雨过后,万物复苏。人们惊奇地发现山坡岩石上、溪沟岸边,成簇成片的地皮菌突然冒了出来,这种形似木耳但无木耳肉质肥厚的藻类植物,每一片都像大地的耳朵。将其泥沙洗净,与剁碎的猪肉做成肉汤,吃起来脆如木耳,软如粉皮,但比木耳要嫩,比粉皮更脆。润而不滑,滑而不膩,劲道绵软,齿颊留香。似乎洞悉到了人们过年后就要为体重增加而烦恼,地皮菌是大自然馈赠给我们刮油瘦体的最好礼物。

春雨后,人们还欣喜地看到尾随在地皮菌背后的,有在树丛里、树叶下奋力进出的蕨菜,有从竹林里破土萌动的春笋。在阵阵春雷的惊醒下,它们裹挟着解冻迸发出来的特有清新,急切地探出头、挺直身子。轻盈明朗,生机勃勃。二者分别炒上腊肉,荤素搭配,口感爽滑,自然是这个季节最完美的相逢。一份油焖春笋炒豌豆,春笋切段烧熟,再在春笋上撒上焯过水的小豌豆,更是把春天翠绿活泼、欢愉明媚的感觉表露无遗。

惊蛰到,物候桃花始华。春风日暖,缤纷多彩。在许多人的印象中,童年吹着蒲公英的绒朵别有一种惬意,其药用价值也是人人皆知,然而对于美食家来说,春天的路边、田地、山林,任何不加选择的野外,随处可见的蒲公英如亭亭玉立的少女,摇曳着它鲜绿娇嫩的情影,频频向美食家们抛出媚眼。三月的蒲公英是最美



人间有味是清欢。你吃的是野菜吗?不,是春天!吃透了春天的绿,才能唤醒那些关于春天的味蕾,才能感悟四季的更迭运行,日月的交替辉耀。



北国风光

早春瑞雪
汤青 摄

春风引(组诗)

□戈三同

春日的云

一群静静啃食时光散放的羊
天空的草场,是没有疆界的

西北风,只是偶尔路过一次,就足以让它们炸了群般聚散不定

飞鹰学着狼的样子迂回着
想呵走,最肥的那一只

几个来回,只呵走
从天幕上撕下,箭一样飞翔的影子

春营地

这是牧草繁盛之地
十万颗夜露
在一个早上环绕它绽放
十万亩碧空
朝着它的方向倾斜

毡包前几簇马兰花
是撒欢的牛犊
用嘴巴引逗出来的
从天而降的鸟鸣
喷溅在浅草上
落下星星点点的鸟痕

一骑闯入远山
忽现的牧马汉子
俯身追赶云彩一样走散的日子
他压低的身子
低过一抹晨昏
鼓荡而起的衣袂
塞下一望无际的辽阔

大淖

微风擦拭过,如镜头
天空下,一闪一闪的
当我又一次来到水边,当我低下头

我看到,一圈圈荡开的微澜
无声地回放着,它刻录下的云彩,飞鸟
月影的波动,以及曾经的过往

它还将刻录下,时光的倒影
汹涌而去
以及一颗露珠里,摇晃的草原

但它从不把经历过的
坎坷,吞咽的苦涩和孤独
从深不可测的湖底,拿到水面

燕子

尖叫、穿梭
忽而追逐,反转,盘旋
时尤易逝。但一方天空如蔚蓝色的绸缎
几只燕子,怎么用也是崭新的

从庙堂,漆红的廊柱间
飞进飞出。三百年了

剪掉夜的影子,它们的翅膀
欢快而轻盈

其中一只,好像要去远方
因我多看了一眼,稍稍显慢的它
即刻出窝一样振奋

一只雄鹰的落点

一只飞翔的鹰
是不会轻易落地的,即使落下来
立足,也仅限方寸之间

大地苍茫。属于它的
除了空廓,除了风声,除了远方
往往只有一块突出的岩石

这足够放下它的爪
它的体量,它的视野
足够一个梦想展开它巨大的翅膀

头羊

羊群漫过来
一面坡的草,便被剃光了
它锋利的边刃,是一只大胆的头羊

那个隐匿草丛
举着相机咔嚓的游客
让安静吃草的羊,抬起头一脸茫然

当一只腾起的鹰
顺着草尖
把大片静谧捉走

被怒怼的头羊,率众
移步山的那一面
它回首甩了甩高挑的头
像迎面甩来一座阻挡的山冈



黎语怀